

7岁女孩出门找妈妈,回来已是42年后 和合寻亲工作室又立新功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周晨卉 周倩

“我的宝宝……”随着一声声饱含思念的呼唤,陆阿姨疾步奔向女儿马女士。母女紧紧拥抱那一刻,泪水已决堤。42年了,她们终于等来了团圆。

7月15日在嵊州的这场相聚,要从4月中旬说起。那天,嵊州和合寻亲工作室民警商朝阳在短视频平台收到了一条奇怪的信息——“爸爸妈妈6岁”。商朝阳与对方沟通,对方却一直重复发送这几个字。直到加上对方女儿的微信,商朝阳才知道,发来奇怪信息的马女士是一名聋哑人,身在河北保定,想要寻找亲生父母和妹妹。

孩子丢了,家人苦寻42年

河南永城的曹女士是家中二女儿,姐姐在7岁时不慎走失,母亲陆阿姨多年来一直念叨要找回大女儿。

姐姐走失时,曹女士才4岁,但她对姐姐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姐姐小时候生病导致听力障碍,不会说话,但对她这个妹妹很是疼爱。

1982年6月27日,她和姐姐住在姥姥家,因为妈妈不在家,姐妹俩便偷偷出门去寻找母亲。“我们走到了路口,姐姐比划着告诉我,家里有西瓜让我回去吃,但我回家却没有找到西瓜,等再去找姐姐时,她已经不见了。”曹女士回忆说,现在想起来,姐姐一定是担心她年纪太小,不想她一路顶着太阳出门,所以“骗”她回家去。

大女儿不见了,陆阿姨闻讯差点晕倒。全家出动去寻找,但找遍附近村子,都没有看见孩子的身影。

为了找到孩子,之后的日子里,陆阿姨和丈夫只要有空就会赶到周边城市寻找线索。他们上过广播、发过传单、贴过寻人启事,然而茫茫人海,一直未能找到。

陆阿姨每每看到寻亲节目,都忍不住落泪。曹家人只要听说哪里有聋哑女孩,就会赶去查看,虽然积攒了很多失望,但始终没有放弃,并在河南警方的帮助下进行了采血登记。

离家找妈妈, 却从此天各一方

曹家人一直在找女儿,马女士也从未忘记过父母和妹妹。

马女士还记得,她那天偷偷离开姥姥家去找妈妈,上了一辆公交车后,有个大人和她说,能帮她找妈妈,她就跟着走了。谁知,她竟被带到了安徽临泉。如今,马女士已经在河北安了家,还有了女儿。可寻亲



的念头,时常在她脑海中闪过。

马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商朝阳帮助好多人寻亲成功,于是向商朝阳发出了寻亲请求。

马女士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家在哪里,但她一直记得妹妹手臂上有一处烫伤。

“谢谢民警帮我们找到女儿”

虽然有用的信息很少,商朝阳还是积极与马女士沟通,展开相关调查。幸运的是,经过血样入库比对,不到一个月时间,成功比中了河南永城的曹姓家族。在河南警方和寻亲志愿者的一起努力下,商朝阳确定马

女士就是曹家走失的大女儿,并很快安排了双方在嵊州和合寻亲工作室见面认亲。

7月15日,曹家人来到嵊州,陆阿姨激动地握住商朝阳的手:“谢谢民警帮我们找到女儿!”

相认时,马女士看见了妹妹手臂上的伤疤,她清楚地记得,那是小时候妹妹喝水时不小心被开水烫伤的,她举起妹妹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妈妈……妈妈……”马女士虽然幼小时就丧失了部分听力,但“妈妈”这个音节从小一直扎根在她的脑海里,她用低哑嗓音努力回应着母亲的呼唤,仿佛回到了那个没有离别的夏天……

钱塘江上“最后的渔民”

(上接1版)

“神仙、老虎、狗”

在杨公渔民口中,捕鱼生活被比作“神仙、老虎、狗”,所谓“神仙”,一部分原因是因“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时节,钱塘江鲜中最为鲜美的要数刀鱼。王香林介绍说,刀鱼与鲥鱼、鲻鱼并列为“钱塘江三绝”,鱼身扁平,泛银光,是一种洄游性鱼类,每年3月至7月从海里游回内陆河进行繁殖。这种肉质细腻、在嘴里一抿即化的小鱼,是不少饕客的心头好。

“我打渔30多年,其他的鱼早吃惯了,唯独这刀鱼的鲜美让我犯馋。”王香林说,早先时候出去捕鱼,就在船上支起一个煤油炉,就着一锅江水,煮起刚捞上来的江鲜,“等回到坝头,看到老婆笑盈盈在等我,真像做神仙!”

“人要稳、脑要灵、手要快,像老虎扑食一样,否则鱼就都溜走了。”王香林说,渔民在捕鱼时的状态,就像捕食的老虎。早些年杨公渔民的渔网都由蚕丝纺织而成,将两至三股蚕丝拧在一起,拉力很是不错,“后来杨公渔民多用尼龙网,不仅防腐性好,也有较大的强度和耐用度,工具得到了升级,捕起来就更‘虎’了。”

当然,做“狗”也避免不了。渔民打渔,难免遇上雨水天气,“有时风里来雨里去,浑身湿嗒嗒,像只落水狗。”王香林说,渔业古就是高危行业,若是风高浪急,船只难



免有倾覆的危险,“所以遇到台风天和浪大的时候,我们都不出去,安全最重要。”

王香林说,自己在江上见识过太多风浪,看过有些渔民半生的辛苦都付于江水,“说到底,我们这行就是‘靠天吃饭’,只要大家平平安安,有鱼打,即使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江鲜被打捞起来后,会被运往约10分钟路程的杨公鱼市,鲜活的江鲜送入鱼盆,“哗啦啦”活蹦乱跳。王香林回忆,早年间,鱼市分散在七堡老街、九堡、上游桥及江边等数处,后来遇上拆迁,就全都集中到杨公村农贸市场内。市场还专门辟出一块“钱塘江鱼专营区”,也就是现在的“杨公鱼市”。

鱼市内,大多都是夫妻档,捕鱼而归的丈夫骑着电动三轮车将渔获送至鱼市,简单填饱肚子后便去酣睡,醒了继续驾船入江追赶晚潮。而妻子则在鱼市摊位上忙碌。王香林有些心疼妻子,“有时候她头发上都是鱼鳞,一身的鱼腥气,真不容易。”

或将消失的钱塘江渔民

王香林没舍得让自己的儿子从事这份“家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杨公渔民不再强求子女与渔船捆绑,从事捕捞工作也已不再是杨公社区内年轻人们的选项。

近些年,随着捕捞作业和城市发展,钱塘江渔业资源逐渐萎缩。为此,2019年开始,浙江省钱塘江流域就实行禁渔期制度,将每年的3月1日至6月30日设置为禁渔

期,保护钱塘江鱼类的繁殖,这也使得钱塘江流域的渔业资源得到进一步保护和恢复,目前钱塘江水域的鱼类品种达100多个。

禁渔期的实施,也让渔民的经济效益有所减少,“像是比较金贵的刀鱼,繁殖期一般在每年的3-6月,等到7月初开渔,基本就很少了,到7月底时,就看不到了。”王香林说,“但是为了生态保护,我们没意见。”

如今,钱塘江上的渔民越来越少。杭州市上城区综合执法局水利水政科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钱塘江对渔船采取“只减不增”的政策,并且根据《杭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规定》,渔业捕捞许可证持有人年满65周岁,证件就将自行失效。

“渔业捕捞许可证是一人一证,目前我们上城区,只有杨公社区内有28张捕捞许可证,每退捕一人就少一张证。”工作人员说,明年这28人中,将有5人退捕、后年有6人退捕,“按照目前的退捕速度,到2026年底,将只剩下17本捕捞许可证,并且往后只会越来越少。”

为保留“漁文化”,尽量保持渔民生计与生态保护间的平衡,去年,杨公社区成立渔业经济合作社,探索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对杨公社区内的渔业工作进行管理、生产、经营,通过对28艘渔船进行统一收购,或是渔民入股的形式,让这种传统的捕捞作业方式能得以传承。但杨公社区渔政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由于政策方面的因素,该做法暂时没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近些年,当地有人提议建设“钱塘江渔业博物馆”,将钱塘江文化浓缩于博物馆中进行展示,并传于后人。对此,多数杨公渔民都表示赞同,但也有人问,“如果到时候连渔民都没有了,还需要建博物馆吗?”